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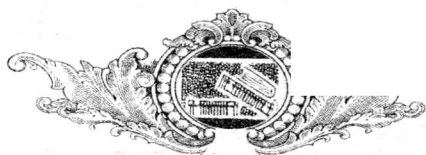


Shen Mi Dao

神秘岛

〔法国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刘积琳◎缩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Shen Mi Dao

神秘岛

〔法国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
刘积琳◎缩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岛/ (法) 凡尔纳 (Verne, J.) 著; 刘积琳缩编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5. 3 (2008. 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968-7

I. 神... II. ①凡... ②刘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1877 号

神秘岛

原 著 【法】儒勒·凡尔纳

缩 编 刘积琳

插 图 许 刚

责任编辑 张雪霜 钟 杉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版 次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5.5

印 数 10 261—15 26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80528-968-7

定 价 24.50 元

目 录

一、五人飘落荒岛	1
二、寻找史密斯	13
三、智慧的闪光	26
四、怪事种种	44
五、人猿之战	60
六、大战狐群与远征	72
七、野人之谜	86
八、意外的船	103
九、神秘的人	116
十、火山大爆发	129

一、五人飘落荒岛

神秘岛真神秘。

故事发生在 1865 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。在可怕的战争期间，里士满是南方的要塞，当时正被尤利斯·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。

1865 年 2 月间，格兰特将军打算出奇制胜，占领里士满，可是没有成功，结果他部下的几个军官却落到敌人手里，被囚禁在城内。

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赛勒斯·史密斯。他是地道的北方人，约有 45 岁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工程师。史密斯出生入死，身经百战，是勇敢的化身。他在里士满战场上受伤被俘以前，一直很幸运地平安无事。就在史密斯被俘的那一天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落到了南军手里。那就是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吉丁·史佩莱，他是奉命跟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。

史佩莱，身材高大，有四十来岁。他是一位浑身是胆的战地记者，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。危险，对于他来说，就是最好的报道资料；他是一流的记者，精明强干、体力充沛、办事敏捷、善于动脑筋；他周游过世界各地。他参加过多次战役，每次都冲在最前面，一手拿着左轮手枪，一手拿着笔记本。

史佩莱担任《纽约先驱报》的通讯记者已经有 10 年了。

他不但文笔优美，并且精于绘画，他的通讯和插图大大充实了报刊的内容。他被俘的时候，还正在描写战役和画素描。他的笔记中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一个南军正拿枪对着我，但是……。”然而那个南军士兵并没打中史佩莱，他一向是幸运的。

史密斯和史佩莱之间，过去只是闻名而未见面，他们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。不久，他们认识了，且建立了友谊。之后，他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，那就是逃出去，回到格兰特的军队中，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。

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；虽然他们能够自由地在市镇里溜达，但是里士满戒备森严，逃跑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在这期间，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，他愿意为史密斯竭尽忠诚。他是一个黑人，父母都是史密斯家的奴隶。但是，史密斯在信仰上和道义上都反对奴隶制，因此早就让他自由了。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，虽然得到了自由，还是不愿意离开他的老主人。他情愿为他的主人效命。他大约有三十岁，强壮、活泼、聪明、伶俐、温柔、和顺，有时还有点天真，平时总是面带笑容，勤恳而诚实。他的名字叫纳布加尼察，但他已经习惯让人们称他为纳布。

纳布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，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马萨诸塞来到里士满，凭着他的机智，冒了 20 多次生命危险，终于潜入了被围的城市。史密斯瞧见纳布时的惊讶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，那是难以形容的。

纳布虽然能够进入里士满，但要想再溜出去就很困难了，因为北军战俘被看守得非常严。要想顺利地逃跑，除非遇到特别的机会。但这种机会很难找到。

与此同时，格兰特将军还在继续作战。他以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匹兹堡的胜利。然而在里士满战线上，他和巴特莱部队联合进攻仍不能取得胜利，因此短期内解救战俘的希望不大。

在这枯燥无味的囚禁生活中，没有一点值得记述的事情，通讯记者史佩莱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他那一向灵活的头脑只想着一件事——不惜任何代价逃出里士满。他甚至尝试了几次，但都被不能克服的障碍所阻挡，无法实现。围困还在继续着，一面是北军战俘急切要逃回格兰特的军中，一面是被围困的南军迫切希望和外界取得联系，约拿旦·福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个热切希望如此的人。里士满的总督很久没能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，他很想把当地的情况告诉李将军，以便迅速得到援兵。于是约拿旦·福斯特就建议利用轻气球越过包围线，直达南军的兵营。

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。造了一只轻气球供福斯特使用，另外还派了5个人做他的助手。他们携带了降落时自卫用的武器，并准备了干粮，以备航程拖延时食用。

气球预计在3月18日启航。起飞必须在夜间进行，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。据飞行员的估计，他们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到达李将军的军营了。

但是从18日早晨起刮起了飓风，风暴很强劲，福斯特只好延期动身，他们不能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冒险行动。

轻气球早已灌足了气，放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，只等风势稍弱，就要启航。困守在城里的人盼望着暴风缓和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。

两天过去了，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。拴在广场上的气球被狂风吹得猛烈地冲过来撞过去，甚至要保护这个气球都很困难。

3月20日的早晨，风暴加倍猛烈起来，气球更不可能起飞了。

那天，工程师史密斯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，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。这是一个水手，名叫潘克洛夫，年纪大约35岁到40岁，体格强壮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有着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和英俊的面庞。潘克洛夫是北方人，他航遍了各大洋，参加过一切可能和几乎不可能的探险，一切不长翅膀只长腿的生物所能碰到的遭遇他都遇到过。可想而知，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人，敢做敢为，什么也吓不倒他。年初的时候，潘克洛夫有事到里士满来，他带着一个名叫赫伯特·布朗的男孩，他是个孤儿，才15岁，潘克洛夫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爱护他。在围城以前，他没有能离开这座城市，等到发觉自己被围在城里的时候，感到十分懊丧。但是他从来不肯向困难低头，他决定要想法子逃出去。潘克洛夫听说过这位工程师军官的大名。他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。因此，这一天他毫不犹豫，直截了当地向工程师招呼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你在里士满呆够了吗？”

工程师呆呆地看着对他说话的人，对方又低声补充了一句：

“先生，你打算逃跑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工程师连忙问道，这句话显然是脱口而出的，因为他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陌生人是谁。但是，当他用敏锐

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水手爽朗的面孔之后，他确信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史密斯简短地问。

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好吧，”史密斯回答说，“你打算用什么法子逃呢？”

“用那只气球，它在那里呆好几天了，我看它正是为我们预备的……”水手潘克洛夫的话没有说完，工程师史密斯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史密斯抓住潘克洛夫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。水手说出了他的计划。计划倒是十分简单，除了生命危险以外，什么危险都没有。飓风的威力正大，但是，像史密斯这样精明强干的工程师是完全懂得怎样操纵气球的。假如潘克洛夫对飞行技术，像对航海那样熟悉，那他早就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小朋友赫伯特出发了；他见惯了海里的狂风骇浪，这场飓风是难不住他的。

史密斯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水手的讲话，他的眼睛因兴奋而发亮。向往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——他决不是坐失良机的人。这个计划是可以实行的，但必须承认，非常危险。能走近气球，潜入吊篮，然后割断系住吊篮的绳索。

“我不只是一个人！”史密斯最后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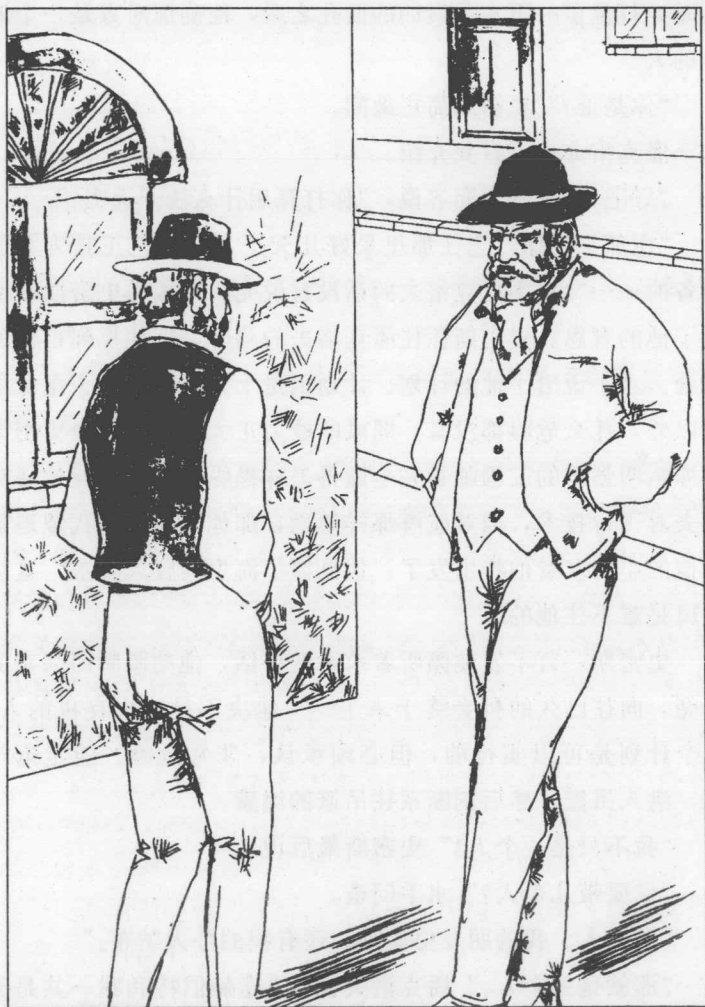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要带几个人？”水手问道。

“两个人。我的朋友史佩莱，还有我的仆人纳布。”

“那就是三个人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连赫伯特和我一共是五个人。气球能载六个人……”

“那就行了，我们一定走！”史密斯坚决地说。

这个“我们”包括史佩莱在内，因为史密斯非常了解通讯



记者不是胆小如鼠的人。史佩莱听到这个计划以后，表示完全同意。使他惊奇的是：这么简单的办法自己以前竟没有想到。

至于纳布，他完全服从主人的安排。

“那么，今天晚上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大家都到那里集合。”

“今天晚上 11 点钟。”史密斯回答说，“但愿上天保佑，在我们离开以前，风势不要减弱。”这五个意志坚强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雨中碰碰运气了！

潘克洛夫辞别了工程师，回到寓所。年轻的赫伯特·布朗独自在室内，这个勇敢的少年知道水手的计划，正焦急地等着向工程师提议的结果。

风势并没有减退，约拿旦·福斯特和他的伙伴们都不愿意在不保险的吊篮里任凭风吹雨打。

这一天是不好过的。工程师史密斯只担心一件事，担心那系在地面上的气球在大风猛烈的撞击下可能被撕成碎片。他在几乎空旷无人的广场上来回踱了几个钟头，看着它。潘克洛夫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，他双手插在衣袋里，好像没法消磨时间似的，不时打着哈欠，也十分担心气球会损坏，风会刮断它的绳索，把它刮到天空去。

天晚了，大雾像乌云一般弥漫在地面上。天空同时下着雨和雪，天气非常寒冷。强烈的风暴似乎在攻和守的双方之间造成了休战状态，大炮的声音在怒吼的狂风中一点也听不到了。城市的街道上不见人影。在这恶劣的天气里，官方似乎没有想到会丢失气球，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守在广场上。这一切都是俘虏们逃脱的好机会。但是，在狂风暴雨中他们所作的冒险尝试最后将会怎么样呢？

“天气真坏！”潘克洛夫喊道，他一手压住自己头上那顶几乎被风刮走的帽子。“但是，啊，我们还是会成功的！”

晚上9时30分钟，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场。大风吹灭了汽灯，广场上一片漆黑，连那几乎被吹倒在地上的大气球也看不见了。网索是系在沙囊上的，而吊篮却是单独用一根结实的钢缆穿在便道的一个铁环里。五个人在吊篮旁边会合了，没有被人发现。

史密斯、史佩莱、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下来，潘克洛夫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一解开。只花了几分钟的工夫，水手就回到伙伴们的身边坐下。

系着气球的只剩下一根钢缆，只要工程师一声号令就可以起飞了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只狗跳到吊篮里来。原来是工程师史密斯的爱犬托普。这只忠实的狗挣断链索，赶上了主人。工程师怕这份外的重量会影响他们所乘气球的飞升，想打发它走。

“可怜的托普，就多它一个吧！”潘克洛夫一边说，一边把两袋沙土扔了出去，减轻了吊篮的重量，然后解开钢缆。气球斜着往上升起，由于起势猛烈，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一下，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五个人乘上轻气球逃出里士满，可是飓风可怕地怒吼着，小小的轻气球，像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上的皮球一样，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旋涡中，它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掠过太空，仿佛被什么抓住了似的，不停地转着。大风一昼夜至少要把气球刮出2000英里。

他们分辨不清白天还是黑夜。当时他们五人悬浮在高空，周围一片昏暗，既看不见地上的反光，也听不到地上的人声，连海洋的澎湃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。只有当气球急骤

下降的时候，他们才意识到会有灭顶之灾。他们只好开始扔下一些弹药、枪支，减轻重量，气球又升到4 500英尺高的空中。飞行的人们一发觉下面是汪洋大海，就觉得上面的危险总比下面小些。因此毫不犹豫地连他们最有用的东西乃至粮食都扔掉了；同时他们尽量想法不让气球漏掉一点氢气，只有这氢气，才是他们的命根子，才能把他们悬在海洋上。

就这样，这五人在暴风中，在一片昏暗的天空中飘飞了五天。到了3月24日，从清晨起，暴风有了减弱的征兆，一片片的轻云向更高处升去。几小时的工夫，飓风已经变成了“强风”，大气流动的速度已经减弱了一半。

将近11点钟时，下层的空气显得比较明朗了。大气已经发出雷雨过后常有的那种湿润的气息。暴风似乎不再向西刮了，显得有气无力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气球又慢慢地在下降了。看来它正在逐渐瘪下去，气囊愈伸愈长，从球形变成椭圆形。到了中午，气球离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。气囊能容纳五万立方英尺气体，正因为它有这么大容量，所以它才能在空中——或是向上升得很高，或是保持平行方向移动——停留很长时间。

乘客们感觉到自己有危险，把仅存的一些能够使吊篮下坠的物品，少量存粮，甚至衣袋里的小刀都扔掉了。这时，有一个人爬到套住网索的圆环上，打算把气球的下部系得更牢一些。

然而，他们心里都很明白，氢气已经不足了，气球不可能再维持在更高的空中。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辽阔的大海上，仍然翻腾着惊涛骇浪！看不到一寸陆地，

甚至连一个小岛也没有，更看不到一叶孤帆！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着陆。这时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气球再往下降，否则就有被波浪吞没的危险。乘客们在这紧急关头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仍不能阻止气球继续下坠。气球同时顺着东北风以极大速度移动。

这些不幸的人们所处的境况的确是惊险万分！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用。气球的气囊愈来愈瘪，氢气不住地往外泄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堵塞。下降的速度愈来愈快，午后一点钟，吊篮离洋面已经不到 600 英尺了。

氢气从气囊的一条裂缝往外冲，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。吊篮里的东西都扔掉了，重量轻了。因此，几个钟头以内，乘客们还可以在空气中支持下去，不至于掉下来。但这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，如果在天黑以前还找不到陆地，那么这五个人、狗、吊篮和气球肯定都要葬身海底了。

午后两点钟时，气球离水面仅仅 400 英尺了。情况万分紧急，于是他们把一个沉重的装有一万金法郎的钱袋扔到海里，气球只上升了一点点，一会儿又下降了。“还有什么可扔的吗？”“没有了。”“有！……吊篮！”“让我们抓住网索，把吊篮也扔到海里去吧！”

这的确是最后的唯一可以减轻气球重量的方法。系着吊篮的绳索割断了，吊篮掉下去了。气球于是又上升了 2 000 英尺。

这五位乘客爬上了气球网，紧紧攀住网眼，注视着下面的无底深渊。

气球对于重力的增减是最敏感的，像一架在空中浮动的极精确的天平。只要减轻重量，马上就急剧上升。但不久气球又

开始下降了，因为气体从裂缝中向外跑，这裂缝现在无法弥补。现在这5个人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下午4时，气球离海面只剩500英尺了。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狗叫声。原来是被他们忘记了的小狗托普在叫！它紧紧地靠着它的主人攀在网眼上。

“托普瞧见了什么？”一个人大声地说。接着马上有人喊道：

“陆地！陆地！”

原来气球从天亮到现在，随着大风向西南飘行了足足有几百英里。现在前面出现了一片相当高的陆地，这片陆地还在30英里以外。如果一直飘去的话，至少也要一个钟头才能到那里。

一个钟头！在这一个钟头里气球中仅存的一点儿气会不会全跑光呢？真叫人担心。

他们清楚地望见了陆地。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是岛屿还是大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飓风把他们吹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来了。他们只好到那块陆地去，不管那里会有什么危险等着他们。

气球在4点钟时，就已经支持不下去了，现在它更贴近水面了。巨大的浪花好几次舔着网的下部，使它更加沉重，气球像一只翅膀受伤的鸟，要飞又飞不高。半小时后，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，但气球已经耗尽了气力，褶皱不堪地悬在那里，只有上层还剩下一些气体。乘客们紧紧地攀住气球网，可是还嫌太重。不久，他们有半个身子浸在海里了，汹涌的波浪冲击着他们。又过一会儿，气球的气囊变成了一个口袋，风像吹着帆

片似的使它往前飘过去。

可是当距岸边 400 米远的时候，大家惊叫起来，这只原以为决不能再飞的气球，在一个巨浪的打击下，竟突然出人意外地一下子升起来。它似乎又减轻了一部分重量，一下子高升到 1 500 英尺的上空，在那里它遇到一阵风，这阵风并没有把它吹上岸，反而吹得它沿着和陆地几乎平行的方向飞去了。

两分钟后，气球终于又斜转回来，最后降落在一个波涛冲击不到的沙滩上。他们彼此协助从网眼里脱出身来。气球由于失去了重量，又被风吹起来，像一只受伤的鸟，精神一恢复，便消失在空中。

吊篮里原先有 5 个人和一只狗，可现在随气球着陆的却只剩下 4 个人了。失踪的人就是他们的头儿——工程师史密斯。他一定是浪涛冲击气球网的时候被卷到海里去了，正因为这样，气球才减轻了重量，在着陆前突然一下子上升。这 4 个遇险的人脚一踏上陆地，就发觉少了一个伙伴，马上同声喊道：“大概他会游上岸来的。我们要救他！我们要救他！”

这 5 个人经过 4 昼夜的飞行，终于落到了陆地上，但丢失了一个伙伴，剩下的 4 个人精疲力竭地被抛在远离祖国 6 000 英里的荒凉海岸上，他们该怎么办？

二、寻找史密斯

工程师史密斯从网眼上掉下来以后，就被海浪卷走了。狗也失踪了，这只忠实的狗主动地跳下去营救它的主人。

剩下的4人——史佩莱、潘克洛夫、赫伯特和纳布刚刚着陆，全都忘了疲劳，到处寻找。纳布痛哭流涕，一想到世界上自己唯一心爱的人没了，就伤心流涕。

工程师是在海滨的北部失踪的，离这群遇难人着陆的地点将近半英里。也就是说，他离最近的海岸足有半英里。这时快6点钟，暮色苍茫，浓雾笼罩，格外昏暗。4人沿着朝北的方向，在一片陌生的沙地上，艰难地寻找。不时有海鸥和鹭鸶的尖叫声，他们也不时地站下来高声喊叫着工程师的名字，但除了澎湃的海水和拍岸的惊涛声之外，什么也听不到。一行4人坚持找下去，找遍海滨的每一个角落。

走了20分钟，他们发觉来到了小岛的尽头，海水猛烈地冲击着它的尖端。

“这是一个海角，”水手潘克洛夫说，“我们只好按原路回去，向着右边走，这样我们就能返回原地了。”他们还是边走边齐声大喊，一次又一次，但还是没有回音。

这4人沿着海角的另一边走着，这里不但沙石遍地，而且道路崎岖。但海岸较直，地面高起，浓雾中隐约可见山峦的雄姿。他们发现这里是一个半圆的天然海港。